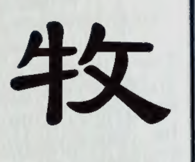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張　觀　　　　孫　覺
胡文恭公宿　　李道傳
吳元扆　　　　陳省華
張　需　　　　趙景緯
張汝明　　　　陳　貫
莫　濛　　　　周　淙
許　逖　　　　王　政
譚　澄　　　　貝　恆
李　洵　　　　陳　瓘

岳正　馬應祥

楊繼宗　陳克宅

崔恭敏　范理

徐九思　楊繼盛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祁承爜輯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

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韮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與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乎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
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
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
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
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
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
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

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讐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政治清平者、而能以誅暴立威、則循良實際、斷非悠悠養亂輩可能、○如此恂恂循吏、乃亦為弟報讐、習氣故自難鎔、○身故無能治喪、傷哉廉也、而循吏未有不根抵

於廉者、

衛颯

衛颯、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事累、只如傳役之擾、山民漸致銷落、衛颯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聚邑、且得與平民一體輸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利國、有民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爲良規哉、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絍練縕之具以敎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爲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傳瓛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玄明已得令趣故作此趣語要以其平日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以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輙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蠻貊

始興王蕭憺

蕭憺和帝時、爲荆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荆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猶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邵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懀募人救之一戸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郡遭水死者給棺櫬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興王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

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惟廣開屯田眞第一

救時急着、○始興抱敏才、而爲僉更懇眞

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衍

杜正獻公衍、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
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
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
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
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秩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
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
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
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
爲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畿赤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

祁公剔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不知擾、吏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為奸、民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歳饑、爲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鎭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麋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畊、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

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此王尹稱爲眞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爲小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故、而民自趨利、

曾有開

嘗有開用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閒、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衢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與陂增隄、自當先事爲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此覷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爲鄞令、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初為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

荆公之治鄞、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傅獻簡公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不畀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嚙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過安邑暨而瀕海之地禁私煑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

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者不可勝計

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煑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僙倚宰臣爲奸覺至以僙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使

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法理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侈靡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爲眞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

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是儒吏、吏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覽之、築兩石埧以護瓮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為民害者、大黠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淸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交嗇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鋤、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吳元扆

吳節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旣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溺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强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過之弊不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爲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illegible]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辟者亟瘞埋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不當如是耶

張霈

張霈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互相告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存

行，作訓斈文以勵其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社倉六十六[illegible]，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其年之冬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何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被牒按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禘以閱實雖雨雪不渝吏不得通賕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鐘欲獻之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覬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貫

陳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己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筦庫，原非俗務，世以鼓職爲俗吏，可怪也。

莫濛

莫濛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闉、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之、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興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

視師、駐於都梁、見宗諜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宗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宗、屢賜親札、宗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

淙請疏濬、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

臨事周悉

許遜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酇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

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逖亦不懈、堰成、歲獲大豐、

實心勤職、故不惜以身徇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以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莞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

民在湯火、撫綏爲難、此君以潔身爲勤職

便佳、

譚澄

譚澄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諸
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剗交城之
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役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
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敎之種
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
察使建言不存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
無子聽娶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
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剗之最當
貝恒

貝恒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供給之費恒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縣簿有挾私忿緣飾人死罪者恒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刦人匿其贓古塚中塚傍甿民得之而解後被刦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恒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問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恒併隣邑盜事嚴督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刦盜皆在甿民得免冤死時循行田間覲民藝獲以

驗勤惰邑西南有灤舂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浸衍近灤之民每廢耕種恒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恒曰本以利民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千畝卒亦無事車駕征北虜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俾行者往往為規避計恒毅然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恒和厚樂易、於物無忤、勤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酷暑不自逸、率以爲常、

此真勤職吏也。○師旋而無一人失所。訓
造化亦有所不能周，不知何以有此。

李湘

李湘永樂中，授東平知州，以持己愛民為務，常祿外一無所取，而勤於公務，旦暮治事不少休。○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雨溢數為民患。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多荒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有備。祠壇廨宇，整飭一新，齊魯間翕然稱其才。卒

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亡、湘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部尚書胡公舉湘、遂陞懷慶知府、

才亞於貝、而遇事亦多實心、

陳矔

陳矔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革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隄、伐石作水門、

以時畜滋民至於今賴之、

所創戶帖不知規制何如、豈亦今戶籍之類乎、此便民第一事、

岳正

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志大氣豪、又以直閣大臣領郡、稍厭俗調、以故多宏潤鉅細節、撫剔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謗蠭起、去後莆頌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國朝閣臣領郡亦一變體領郡而躬親細務又一變體然而清議終在人心也

馬應祥

馬應祥其先蒙古人應祥以進士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應祥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具攷戶數高下之財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徭役均齊百姓俱與時

王宗器先生守懷慶河內爲附郭縣嘗厯稱飲食歎咏問民所疾若以弟呼之應祥益[illegible][illegible]然

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縣庭吏縮首立、如植物然、當道方有旌薦、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及改任徽州歙縣、俗好氣健訟、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宗大族、搆動禍福、祥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郡有殺人者、久不得其情、乃以付祥、祥先期禱神、倘降靈則示之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祥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

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祥已敕隸卒覘人舉措、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

如此才謂、運以誠心、縣庭吏自然縮首立矣、

楊繼宗

楊繼宗出知嘉興府、每昧爽時、僉書畢、即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少需滯、即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遂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繼宗猶欿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寃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聽令上司告理、而下民終無一人赴訴、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陳克宅

陳克宅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壞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獘頓革、又欲輕重歸一、則使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齎、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克宅疑、不亟訊、人或有疑令受賕者、宅不爲

勳。徐。詞。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獲寇渠毛九鼓據天日、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知其算、克宅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故政成不擾、

良吏惟不擾足矣、

崔恭敏

崔恭敏知萊州府、每歲必再歷屬邑尤加意學校廟堂齋舍、無不一新、正統間登萊大旱、飛蝗蔽天、公依古法、且焚且瘞、蝗爲衰盡、及發郡縣

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時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

歲荒之後工役自當力止然古人亦有借工作救荒顧視其事勢何如耳郡守每歲

再歷屬邑此法終不可廢

范理

范理初令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亟理以貧民不能償逋召將卒家之佃戶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薦知德安府每歲必按屬以省畊收兼詢利獘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額徵理備奏盡歸其田民

至今祀之、

能爲民任怨、乃能爲民布德、

徐九思

徐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與僚屬當道上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當道數撓之、屹然不以撼、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郡司農、四百簿自取、九思聞、遂躬往坐收、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

例一金九思亦自往視之例金遂絕邑舊募里兵四百每兵十金九思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應九思嘗以官廢養鴨雞官池畜魚開地圃之實至取供一不煩里甲其民遂成樂土

如此作阿家翁亦是治家妙手

楊繼盛

楊繼盛以言事謫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敬共其職冬月受

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郎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因買東山超然臺剪薙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子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授飛灑者伏匿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服裝質民間最

重賦地二百畝，自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昔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麇圃，使菰蒲，而引洮河之水灌漑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衞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若薪，居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

楊忠愍起家儉素，刻苦讀書，立書院以訓

諸生，置薪水以供日夕，非必楊公能之也，惟是謫縣尉，而敬恭其職，請讞無少倦，非眞有痌瘝切身者不能，不忍一刻負民，又安忍一念負國，殺身成仁、志士不忘喪其元，夫豈虛語、

牧津卷之十三終